酌中志

酌中志

自序

欽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刱交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欽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真宣君

父大義波及霆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此未敢侈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干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芟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略具二十三篇以備遺忘其縣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

滋慈母之疑臣下攀菀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闡心性淑世道蓋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竑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妥神廟御倚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眞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槩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刈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徽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氏蕃機人於醞釀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宮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銳明必爲醜婦所羞纚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叙正監蒙難第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横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委亂庇奸既脅肩諂笑同位八年又貫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衣非壞麗何以成樂向無沈漼魏廣微稱勸於前崔呈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豈能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卽不過欲報已一二私讐然實曰三案之先發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夾線案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壼之中不止一家貝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股良卿丁紹呂侍荷公矣荷金侍朱公矣張國紀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賀如泉侍于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刑敘各家經管第十二又詳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
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
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
外事且耳目多蔽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
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
鉤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
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
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閣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鎮南北親近則貢臣朋佐永明秉恭等曰侍御前內臣便覽列列昭然歷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黨第十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耒耜操爐鞴者惜錙銖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刑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内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亟汎祭之詒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序飲食好尚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難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虀
世俗恒情剔至於今更堪搤掔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疏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熒熒若愚拔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槧臣一介性命豈足干天地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乘鈞司禮之非其人哉何冤爰爰雉羅于羅若愚之謂也附槧臣自序第二十三

槧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內官劉若愚撰

酌中志目錄終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歷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益此書乃呂少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乃於參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云幸尚賴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成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眞如海嶽之藏垢納汚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彙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愀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擠異已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戈矛角鬬之場詐作厲階至今為梗懷遠識遠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竊與臣世受國恩留心探聽密為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冤續言並皦生光之續憂危竑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

鄭戚畹辨冤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治愛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讚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搆出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藐翌日奇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為之辭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群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佛肸何君南子何行郎中主里婦倘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重刻閨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

祕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中宮減膳即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王扇搖國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咸覩見者皆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

若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
爲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
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報仇之恥皆値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
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
引喩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恢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
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祇須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闇執命宋好弄權以促國短
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上以

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剗滅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册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歷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愼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涓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悉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為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月眞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辭約眞閨壼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爰出內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翕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閨鑑圖說跋 標名要危竑議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山譙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給部以行道誠恐繼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鄭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晥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

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謬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眞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毋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闕說首載出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処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彩幣十目所覩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訾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册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淸淡瀟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緘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禮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爲況事尙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眞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成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胥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府大興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居戚末竊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卽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介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號

冠婚宜舉卽此亟行尚以爲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
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
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
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圖說
乃皇貴妃須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
于之化重加刊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
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
尙含糊無已則士衡邪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
憂危竑議一書內云閨範圖說跋睛投士大夫傳播中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闢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賫鏹四匹彩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眞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饋者爲誰受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蓑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毋貳之說共建社稷奇勛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嘗識面胡能歃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謹隨本附進 御覽又如金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
上爲不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謾
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是夫玉衡特遠臣
耳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
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
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
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
懸桃夭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
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草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斷
俯從舉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婚之典仍乞皇上
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嘗惡之人其處
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
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乞敕
冒死上干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歷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閨範圖說是
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
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造廝每以私恨之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竊臣若愚因萬曆辛丑秋舉臣初入皇城任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案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前查收甚事欲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繕書一冊并姚忠仁所進開採圖說催丁仁淵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礦抽稅內臣張慶勑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及說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進言抄疏以至先監秉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鈔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鑑師明茝全及學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御前此緘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許照原刊樞頭并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偽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為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衙昔議至此也萬曆二十九年已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衙姓名實在前列至熹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酌中志卷之一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竑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
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
國本攸關續憂危竑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
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
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
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宮有
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毋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囘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孰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祚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尚其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
豈其才力出諸葉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
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
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
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
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
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
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竑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麽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竑議後有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曾緝訪係是詭名張位為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旂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竑議立意叵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揑陷内外臣工聖
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
京城内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
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揑造妖書離間朕宮
闈天性以至朝廷内外臣僚悉被傾陷書意大逆深可
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著在京各該緝
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
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
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

謗離間朕宮闈骨月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
況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眞
正罪人爲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徑執小節先求
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
准辭有能告捕眞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衆
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
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爲書上有名各註
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皆歸德沈
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覩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眞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消爾宜知恐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用薦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増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來勿托宦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而奏進緘訖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卽有入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省於內閣供設天啟聖聰牌位人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頗為妖語惑專先監矩中立主持若忠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光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捏名印造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罷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柴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者為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擁鏹資金寶則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付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志之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規於小閒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侮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貸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貪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之
乎爾有大才不羈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
而小者信小矣儆揚爾志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
感按筆漫書逸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薄暮卧起視
之後用閩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成所放回改名儆揚
字宛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儆犯蹤跡可據
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
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
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
公世揚正任恊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
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
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
之遂捏嘉慶家人袁鯤鵬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為實
也先監矩奉旨到廠一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
要蔣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將以上奏今衛
裏欲增添聽記將奏誑聊奉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
沈相公差家人李曾家齎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譖又欲波及辭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內相是一帮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偷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總不落不是一切干係勞爾老爺搭搭罷李語乃寢之楨心方已甚之楨欲借劍生光牽扯多人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者速尋件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

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揑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衞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閒柝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擬夜柝卻沉豐都更浴然又云柝聲未斷翁聲續誰是聲今誰是問卻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頃紛紜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
候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
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
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
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盤約工銀三錢四
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
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皦其
犒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發有國本攸關四字訛認
攸為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發存關字問是何關字

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
出臥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
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
徐承惡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意欠承惡銀一錢
四分顯係竊賊所為一本犯及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旨諭旨以招出
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眞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爲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姐亦將此封奏爲楷皦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眞妙極矣當時數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會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皦其篇與弟皦生采已瘐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至冤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冤僧達觀已瘐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相等皆詿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恃冢宰李戴胥及

剳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拏奏幾累及
其兄勲爵楊於楷也此時釁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
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内具奏
曰徽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
九卿官會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
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伊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
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
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皦生光暫
且監候待後設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撼宸衷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亟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歷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奉旨覆奏事云云臣等看得皦生光妖書之逆情甚確即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為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皦生光揑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湊處所有奏捕的即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衙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彝臣若愚曰續憂危竑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皦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誦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會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瀞州金浯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拏定矢以公正明

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條不時進覽而
徼犯前罪況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
之妻妾子女衆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尙兢兢引荷花
兒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
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歷崔德爲指揮王一
鶚薛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
廟加數須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
二十五兩按分之輕重賞賚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廕
敘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臨或質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人多見纍臣目擊最真竊人心憂危竑議因鄭戚畹旣已刊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竑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歷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燬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必艮苦已更有別聞亦刪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擴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論及楚邸假王之事甚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府卽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冤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衷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鄉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姦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淩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辭時荷花兒已剮半故翁與曹郎徐貫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初剮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臠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臠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原

成門外麪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嘗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若在坐皦犯既賴經夾拶不能動搖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犯舉首乜斜目覷不是小的作沈聲色俱厲皦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眾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答唯唯竊哂後皦犯聞之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番妖書時將步孟俍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否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皆曰妖書非皦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鳥銃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尚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勢臣之
寃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
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
今同符總之勢臣幻視軀殼平視寃親了無些應驗是
任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加
此彼執獄司生死者豈可據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歷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𠡠生光
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
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
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
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彷徨
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懽忭
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
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旨有
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為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毛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壽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尚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尚者也貴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尚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即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値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於顏色李宗道在禮部時題從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艴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燦日時晉加綳彩裝入盒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窗槅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宮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遂薨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顴生白毛有一年少監殷疏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投揀出許多自王體

乾隆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護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陪侍云聖躬萬安矣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畫因位擬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遂着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與臣之賤亦得於永貞直房廣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甑底安篦篦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淨粳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旋入甑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即換冷水不數換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熱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注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徐徐容與敵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寵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擬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保倡修三案自認為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鸛其聲如梟頻來殿上鳴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為之魂飛毛豎慄慄懼焉葢先帝上賓而逆賢

伏法之祲祥也

酌中志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